

攜詩踏青

春風溫柔，春花嬌艷，春光明媚……這時節，去公園、郊野踏青，無疑是人生的樂事。外出踏青，相機自然是必備的，無論在哪裡留個影，都是美好的記憶；吃的喝的也少不了，走的路多了，玩的時間長了，難免飢渴……而踏青若攜著詩詞，那就更有品味，更多對自然和人生的感悟了。這麼一說顯然難以讓人信服，那麼，出發吧，且看詩詞能給我們怎樣的品味、感悟……

踏青，望眼無盡的是青草。這青草，雖說也是風景，但我們很少會去關注、欣賞，多數時候，我們就是踐踏，或者坐在它身上飲食、休憩……然而若我們吟起了白居易的「離離原上草，一歲一枯榮。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」對於這渺小卑微，又堅韌頑強的生命，我們是不是也另眼相看，別有品評……而若你正尋尋覓覓，卻不知愛在哪裡，情歸何處；抑或失戀，心境枯寂、黯淡，那麼蘇東坡這一句「天涯何處無芳草」，無疑能給你莫大的慰藉、安撫……

踏青，隨處可見的是楊柳。春日的楊柳，鵝黃嫩綠，垂下嬌柔，一陣輕風掠過，便婀娜多姿地搖擺，惹人喜愛……誰使楊柳如此曼妙呢？賀知章有詩云：碧玉妝成一樹高，萬條垂下綠絲條。不知細葉誰裁出，二月春風似剪刀。看，這比喻是不是有點匪夷所思？春風與剪刀原本風馬牛不相及，然而結合到一起，卻是那麼妥帖、和諧……而經賀知章這麼一點化，楊柳的形相自然

春在何處

春天是一個美好的季節，春天充滿美感和詩意，理想和希望……人們熱愛春天，讚美春天，也總想早些找到春天。春天何處尋？歷代詩人對此各有高見。

宋代理學家朱熹老先生終日埋頭書堆，鮮聞世事，但也難卻春天的誘惑，發出了「書冊埋頭何日了，不如拋卻去尋春」的感歎。在經歷了一番春的感受後，他終於寫出一首膾炙人口的尋春詩：「勝日尋芳泗水濱，無邊光景一時新。等閒識得東風面，萬紫千紅總是春。」詩人在一個晴和的日子裡，信步來到泗水邊上游賞，祇見到處都是一片嶄新的景象。他從百花盛開、萬紫千紅中，欣然感受到春的到來。

朱熹所尋到的春天，儘管艷麗多姿，生機勃勃，但未免遲了些。相比之下，有的詩人要比他敏感得多。

北宋詞人毛滂，盼春心切，在皚皚白雪中，就去「撥雪尋春」。他在《踏莎行·元夕》一詞中寫道：「撥雪尋春，燒燈續晝，暗香院落梅開後。無端夜色慾遮春，天教月上宮橋柳。」

這位詞人白天在殘雪中未尋到春天，仍不甘心，晚上點起燈來，繼續在暗香浮動的院子裡尋找。那沉沉夜色想把春光遮住，但可愛的月亮卻偷偷地爬上柳梢。明亮的月光下，詞人從那綴滿嫩綠芽苞的垂柳絲上，猛然發現了春天的身影，自然欣喜異常。

宋時還有一位女尼，比毛滂更為心急。或許是青燈古「的日子過於清冷寂寞之故吧，她在寒

更豐美動人，我們對它的欣賞，也不會祇是俗氣地「嗯，好看，真好看」之類了……

踏青，重頭戲還是賞花。若我們去公園，那就像步入了花的海洋，前後左右儘是姹紫嫣紅，爭奇鬥艷……在花前流連、徜徉、照相的時候，隨口吟哦如「等閒識得東風面，萬紫千紅總是春。」，「綠楊煙外曉寒輕，紅杏枝頭春意開。」這樣一些詩句，無疑更優雅、怡情、愜意……若我們到郊外鄉野，放眼也是繽紛爛漫，不經意我們就能看到「黃四娘家花滿蹊，千朵萬朵壓枝低。」，發現「春色滿園關不住，一枝紅杏出牆來。」，邂逅「楊花榆莢無才思，惟解漫天作雪飛。」……而鄉間路邊，更多星星點點的野花，其中最常見的是薺菜花，這小小碎碎的花朵，絲毫也不起眼，可一如辛棄疾所說：「城中桃李愁風雨，春在溪頭薺菜花。」是的，城中的桃李無比美艷，卻經不起風雨，薺菜花沒有什麼「姿色」，可它春意盎然，風也罷雨也罷，它蓬勃地開放，展示著生機活力……一路踏青賞花，自是心波激盪，遐想翩跹，可是，忽然來了這麼一句——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。我們不停下腳步，默默凝望，怔怔出神，心頭縈繞一縷憂傷，一絲悵惘，一份對歲月和人生的感懷、思量……由此，我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詩詞的魅力……是的，如果說春天是一幅畫，那麼詩詞就宛如畫龍點睛；如果春天是一匹錦緞，那詩詞就像是錦上添花……所以，攜著詩詞踏青，我們不僅能飽覽美景，享受那無邊的春光，在不知不覺中，也會擁有更多的品味、感悟……是的，我們將因此更熱愛春天、自然，珍惜生命……

風料峭中就苦苦地去找尋春天：「盡日尋春不見春，芒鞋踏遍嶺頭雲。歸來笑拈梅花嗅，春在枝頭已十分。」好一個癡情的女尼！爲了尋到春天，她跑遍了山山嶺嶺，結果還是一無所獲。當她失望地回到尼庵，隨手拈起一枝包包欲放的梅花嗅聞時，驚喜地發現：春天就在梅花的枝頭上！

「萬紫千紅」也好，「在枝頭」也罷，詩人都把尋春的目標局限在自然界的花花草草上。倒是清代詩人葉燮獨具慧眼，他把尋春的目標從自然移向民間，從花草樹木移到人事風情上。他在《迎春》詩中寫道：「律轉鴻鈞佳期同，肩摩轂擊樂融融。不須迎向東郊去，春在千門萬戶中。」詩人從路上行人熙來攘往，歡快的鼓樂聲此起彼伏，人們喜氣洋洋地迎接「春神」的節日盛況中，尋到了春之所在——她就在「千門萬戶中！」詩人眼中的春天，有聲有色，多彩多姿，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醇厚的人情味。

不過，以上詩人尋到的春天，美則美矣，但不是最美。因爲最美的春天不在自然界，而在人的心中。祇要心中裝著春天，對生活充滿愛和希望，那麼在「高天滾滾寒流急」的時候，能感知「大地微微暖氣吹」的春意；在「懸崖百丈冰」中，能看到「花枝俏」的春色；在「城中桃李愁風雨」時，能發現「春在溪頭薺菜花」上。總之，心中有春，處處皆春色！正如一首小詩所說：

春在何處？春在心裡。祇要心中有愛，春天便會永駐。

聞聲悟道

古琴曲最可人的地方，正是有些不很準的音，一句旋律完了，在似是而非的位置上，差那麼一丁點，顫顫悠悠的，隨著手指抹在琴弦上的刺啦聲，古韻的味道就濃郁起來……極其簡單的五聲音階，不急不躁——明月天山，蒼茫雲漠，渭城朝雨，陌頭柳色，塞下孤鴻，閒情雅興……那是古人在松下溪邊，高山流水般娓娓地訴說……琵琶曲《陽春白雪》裡有一個段子，叫「道院琴聲」，用手指輕輕觸碰琴弦奏出一組泛音，來表現在遠遠的山間從道院裡隱隱約約傳出的古琴聲，若有若無，細若游絲，欲斷又續的那麼一種感覺，可惜許多演奏者並沒有領會到這層意趣，祇是一味滾珠似的彈下來，技巧嫻熟，功底紮實，卻沒了蘊含，令人感喟……

埴是一種可以和鬼神對話的樂器，埴的音韻如泣如訴，如怨如○，來自浩茫的星空下，來自月夜的城牆邊，來自荒涼的曠野中，來自沉沉的睡夢裡……欲言又止，哽咽著，啞泣

著，彷彿是幽靈的訴說，是孤魂的悲啼……萋萋芳草，蕭蕭白楊，充滿千裡孤墳、無處話淒涼的落寞。

喜歡聽「家的誦經聲，喜歡聽寺院裡的長鐘暮鼓，那種單調的聲音讓人有著說不出的感動。初春，在天目山昭明禪寺的大雄寶殿，我請開玄法師爲我反覆敲擊擺放在釋迦牟尼供案邊上的磬，磬很大，銅質的，外面上了一層黑色的釉，款款的聲音厚重而清越，顫顫地抖開來，瀾瀾在大殿的上空，悠悠地響徹山麓，有著直指人心的力量，我聽著，在瞬間裡悟出了「大音希聲」的道理……這是世間最美的聲音，也是最深刻的聲音，就那麼一錘子輕輕落下去，便闡述盡了「家教義，什麼也沒說，又什麼都沒說盡了。」

人們通常把大自然發出的聲音稱爲天籟，指風聲，雨聲，松聲，落木蕭蕭聲，鳥啼聲，蟬鳴聲，蛙鼓聲，水流聲，雞鳴狗吠聲……許多用天籟之聲命名的樂曲，反映的正是這樣一種美，《雨打芭蕉》《早天雷》《聽松》《大浪淘沙》《高山流水》《寒鳴戲水》《漁唱晚》《春江花月夜》——用琵琶模仿刈柴和水流的聲

知自我

歌德說：我就是我的一切，我通過瞭解我自己才瞭解一切。

歌德的說法用中國古典哲學表述，或可叫「萬法唯心」。透過自己的眼睛感覺光和色彩，透過耳朵感受聲波與音律。

可是——我沒有跟歌德抬槓的意思，祇向這位思想巨人表達我的一點困惑——瞭解自己比瞭解世界更困難。

醫學是最古老的科學，也是在科學當中進展最慢的學科，因爲人類對自己的瞭解太有限了。科學對心臟神經的功能幾乎不瞭解，無法有效地治療心臟病。對肝臟、胃也是如此。醫療界對神經以及精神系統疾病的治療幾乎處於茫然狀態。拿腎來說，人只知道它每五十分鐘過濾一遍全身的血液，但對它識別營養物和廢料的方式基本上不瞭解。

除了身體，人尚不能夠精確地控制自己的精神活動。人爲各種各樣的理由快樂，爲各種各樣的原因煩惱。張三的快速正是李四的煩惱，而王五的

沮喪歷時太長，長到他自己都撐不住卻不能了斷。

我們怎麼會瞭解自己？太不瞭解自己了。聽有人對自己的往事不滿，說「我怎麼能那樣呢？真是鬼迷心竅」。人幾乎都對過去的自我不滿意，彷彿在進步，其實一直渾渾噩噩。

人跟自我的合作、鬥爭是一輩子的事。有人跟自己鬥了一輩子，有人將就自己一輩子。人經常總結跟別人鬥爭（合作）的歷史，很少總結自我鬥爭史。進入這個領域，好多茫然，記不住自己跟自己發生了哪些鬥爭，結果是什麼？

心理學面臨的正是大海一般淵深的自我，它幾乎不被認識。回過頭說歌德，他是大思想家，他以他巨大的思想力、廣闊的視野到達了澄明的境地。他佔領了以自我瞭解而解釋人類的高地。他一生的事業是思想，而我們無暇思想，疲於奔命，也就瞭解不到什麼自我與一切了。

有人進入垂暮之年，說「我這輩子幹了些什麼呀？啥也沒干」。對此，評論者說

「這個人記憶消失了」。我不以爲然，這跟記憶無關，是這個人並不瞭解自我。人經歷的事自己沒記憶，這一點都不奇怪。有幾個人能給自己做主？沒幾個。人還有一個特性，那就是記憶別人的事超過記憶自己的事。不信你去問垂暮之年的人，問別人的事，特別是別人對不起他的事，他都記著，一點沒忘。那是他瞭解別人嗎？也不是。他祇不過記一些別人的毛病而已。

我們不瞭解自己的地方太多了，不必說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之類，我們甚至不清楚自己老了是什麼樣子。而我們真到衰老的那一天，看到自己的臉，也發表不出什麼評論，習慣了。人的臉，從年輕到年老，比一個村的變化都大。每個人都是一場巨變，但誰都安之若素，可見人對自己沒什麼不習慣的。

僅就臉而言，人的老化基本是自我醜化。少數人老了之後臉上還保持著一點可愛，一點睿智，一點謙和。這幾個「一點」靠的是讀書、內省、仁愛，也就是靠自己對自己的瞭解來完善自己的臉。

人瞭解一點自己，可以不累、不閒、不驕、不謔，得一點中庸，接近於現在說的實事求是。

音，那鼓聲由遠而近，咚咚砰砰，由輕到重，由緩到急，一氣擊來，令人心跳加快……

「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。」「蕭蕭」不僅是一種畫面，更是望不盡的落葉被風掃落的秋聲，長江轟然奔湧，「滾滾」可視也可聽，江河湧流，從天而降，氣勢恢弘，聲震天外。

小時在呂梁山，印象中最讓人驚心動魄的是春天黃河解凍的聲音，每每在夜半時分，能聽到冰裂之聲，悶悶的，迴響在天地之間，傳遞著春的消息。繼之，一塊塊碎開的冰塊漂浮在水面上，隨著河水的流動上下顛簸著，煞是壯觀。有一首山西民歌，第一句就是「大河裡流滾……」

這些原本習以爲常的聲音，如今成了追憶和舊夢，每日被高分貝的汽車喇叭聲和嘈雜聲折磨著，晚上還要繼續看電視裡的喋喋不休，上網去看看朋友們的博客，最害怕的是每點開一個，就會響起一種聲音，流行音樂，民歌……全部交織在了一起，形成一種很個性的噪音，把你的腦神經要生生地扯斷……於是，不看或少看電視，把自家博客裡的音樂關閉……

聲音裡飽含著世道人心，承載著時代變遷，詮釋著世相百態。

對聲音的認識，即是對生活的認識，聲音裡有禪，聲音裡有道……

小雨霏霏，四月嫩黃，與丈夫走徽州遊杭州，看不盡，江南好。

西遞與宏村，黑瓦白牆借著青山枕著綠水，桃花紅，菜花黃，梨花白，怎麼看都是一幅幅淡雅的徽州民居水墨畫，幽靜悠然的世外桃源。小巷古老幽深，人家門口掛了鹹魚臘肉，墩實飽滿的火腿，陽光下油亮亮的，不由垂涎三尺。導遊說，我們這兒的豬啊，從春天養到冬天，是真正的農家豬肉，非常香。宏村的農家菜館間間滿座，遊客在這裡隨處可品嚐當地特色菜。這兒的菜也便宜，宏坎村一家飯店，一百五十元，老闆娘下廚叮叮噹噹很快端上來，鹹豬耳朵，豬口條，炒青菜，大碟小黃魚，大盤红烧肉，米飯管夠，真香呀，我們埋頭風捲殘雲，頃刻掃得光光。

古韻瀾漫的屯溪老街，人行其中，如置身於一幀清明上河圖裡，駐足工藝品鋪觀賞各類微硯也可，流連茶葉店品杯剛上市的黃山毛峰也可，就連舉一枚徽墨酥、長壽酥或噴香的黃山燒餅邊走邊嚼亦甚自在從容。

一品黃山，天高雲淡。果真名不虛傳。黃山標誌迎客松雍容端莊，儀態萬千，枝葉伸展，滿腔赤誠，這株長壽古松現有專人看護，堪爲鎮山之寶。雄偉險峻的黿龜峰山，奇松怪石姿態不一，待客如一，上山大禮相迎，下山拱手恭送，任塵世滄桑，萬古不變，令人仰視中嘆爲觀止。黃山腳下的農家菜館，有個很大的後院，擺得下十來桌，田地裡有自種的蔬菜，長勢正好。因惦記著宏村的火腿肉，特意點了蒸火腿，細心的老闆在火腿中加了豆腐，這樣火腿不太鹹，豆腐亦有味，相得益彰，又有新鮮的蔬菜，因其葉像鴨蹼而得名的爽滑清香的鴨白菜，鮮美無比的石耳燉土雞，對面山上竹海松濤，滿眼青翠，今日美景佐佳餚，寧不大快朵頤？屋外洗手間是老式的簡易茅房，牆上留一四方小孔，站起時正對一窗青山，頓覺穢氣



其實誠實很難

誠實究竟是什麼？在人與人的關係中，你遵守了社會的或雙方達成的某種約定，那麼你就是誠實的，否則就是不誠實的。其實，更爲重要的是自己對於生命自身的誠實。然而，人自身的有限性，及複雜的人際關係，常使你陷入一種非常艱難的境地。不是你想誠實就可以誠實，有時候你十分想說出實情，可卻不可以那樣做。

有個故事：集郵的父親死了，留下了價值幾十萬元的郵票。開始，兄弟倆並不知道郵票的價值，也沒有一點像父親那樣對郵票的感情。他們從小就搞不懂父親，爲什麼熱衷於那些陳舊發黃的小紙片們。當他們拿著父親的郵票去拍賣的時候，才知道了它們的價值。他們激動起來，然而，這完全是不同於父親的激動。郵票商說，「把郵票賣掉，就等於把你們父親一生的激情賣掉了。」郵票商拒絕了他們。於是，兄弟倆便開始了「痛苦」的集郵，他們想愛上郵票，設法愛上郵票！但這是被動的，是憑藉著一個外在的「物質」的理由的——不管對於什麼，是你想愛上，就會愛上的嗎？事實上，充其量兄弟倆是在做一種努力而已，而不是像父親對於郵票的愛，是那樣的由衷和與生俱來。

你我間的距離

上個世紀中葉，史學家黃仁宇在《關係千萬重》一文中，將中國社會的千萬重關係釐清爲三種：生存關係、性關係和經濟關係，並仔細闡述了戰國時齊宣王對三種關係的處理方式。隨著社會的變遷，這三種關係中的相互漸進過程中又加入了很多分支和層次，如果齊宣王生活在今日，肯定還要加入一種更爲重要的關係，可能會被稱爲手機關係，抑或ID關係，抑或互聯網關係。

城市的鋼筋水泥森林和生活的重複枯燥無味，帶來了人們交往的越發困難，彼此間越發陌生。漸漸地，手機發明了，互聯網普及了，很多人覺得生活因此而方便了，地球也在一點點「縮小」。可現實卻和我們開了天大的玩笑，一個樓層住了很

長時間，對方姓甚名誰，鄰居家裡幾口人都不清楚的比例比比皆是。

你我之間的距離到底是在縮小還是加大，地球真的形成了一個村子嗎？曾經有一段時間，互聯網上的「種菜偷菜」類虛擬遊戲風靡每一個辦公室，半夜上網收菜或者偷菜也被看作是一種時尚。這種所謂的「遊戲」已經不再單純是一個遊戲，而是一種關係，是人們一種心靈放鬆，渴望交流，希望與別人融洽相處的本性流露。步入中年的人們，生活壓力在逐漸加大，「家庭、工作、發展」擠滿了生活的空間，可是有一天突然發現，親情、友情甚至是與人初次相識時的喜悅都像天邊的雲朵，隨風飄逸，一點點變淡……這時候，一種依附在互聯網上的親情遊戲，你我間的情誼關係出現了，人們蜂擁而至，通過各種接入終端，在上面拚命地尋找失去的記憶和往事。

想你時你在天涯，想你時你在眼前，想你時你在腦海，想你時你在心田……



美食佳景走江南

全無。

在紹興，霉乾菜扣肉上桌便遠遠聞見了香，那霉乾菜又叫烏乾菜，「紹興三鳥」之一，細如麻繩，色黑卻鮮美，愈嚼愈有味。參觀魯迅故居，去對面的週家店子見識臭豆腐與茴香豆。臭豆腐乃四方小塊，外脆裡軟，嘗一口又嫩又香；茴香豆，小小的一碟，軟鹹有味，轉眼丁乙一半，旁邊一遊客叉開五指將碟子罩住，學孔乙己搖頭吟一句「多乎哉？不多也！」眾人皆樂。

春天的西湖，步步皆景，湖中遊船不斷，湖水一波波拍打堤石，似乎在講述那些千年的故事與傳說。從蘇堤走到白堤，斷橋邊，小餐廳，臨窗的桌子，一人一碗東坡肉，覆幾點蔥花，油汪汪的，卻肥而不膩，入口即化。燒鰻段，油麵筋，醉雞，醬鴨，各有特色。看窗外斷橋，一樹桃花一樹柳，美食美景當前，此境幾時修到？

早餐捨棄大酒店的自助餐去找小吃，小巷中有家做醬香餅的，肉餡酸菜餡都有，找發現實，熱氣騰騰地裝進紙袋，油直浸出來，特別香脆可口。最後一晚，在電視裡得知杭州有家牛肉店，生意火爆，又竟能做《紅樓夢》中的茄鯗及其他菜式，店主豪言還要到北京、上海開分店。不由食指大動，興沖沖要去，誰知一打聽就連出租車司機都不知道在哪。丈夫說，這樣也好，留個念想，下次再來嘛。美好事物祇合相遇，而非強求。想想釋然，於是乘興夜逛西湖，觀賞音樂噴泉，聽湖邊年輕歌手略帶憂傷的吉他聲，回來時經過一家家常菜館，餓了，隨便吃點吧，出乎意料，那手剝荷清炒鮮魷，西湖醋魚色香味俱佳，老鴨煲嫩筍的湯我喝了三碗，最後上盤清炒韭菜，青白相間，敢是大火煸炒了，糊斑點點，香掉了牙齒，我二人大呼過癮，結賬才一百多元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，有緣無緣，此中真意，誰能說清？